

齊立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立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立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涇

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

爲節度使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張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

以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

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

戶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共所以被屠

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

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

無計讓淑慝莫辨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
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
罪法以前洗聖德疏奏留中受益從謹之兄子也庚申
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辛酉
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
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
官伏閣奏彥澤罰大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
笏前迫殿陛論辨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
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
范延光鐵券安在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爲左
龍武大將軍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

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
御院使王翻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
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
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
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
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
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
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
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官者由是其國中
官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改
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

渾遣使來讓帝憂懼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乙

巳尊太妃劉氏爲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唐丞相

太保宋齊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

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

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

爲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

有之乎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

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

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丘爲鎮南

節度使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

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

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爲
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禁都下
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
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丁卯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
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
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
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
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
其將包洪寶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

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
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
頰皆遁歸 煥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馮道等
三表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
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閩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
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
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
賢稱中夫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
少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爲
都統循王弘景爲副以計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

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
州縣多為遇賢所陷道庠端州人也 高行周圍襄州

踰年不下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
周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
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八月拔之安
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為中書令 閩主曦遣

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
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
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滅其酒曦怒并
客將斬之 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銀錢百

漢葬天皇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為吳相與

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
昇元條三十卷庚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

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
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
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
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
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
爲相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
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簞秋冬用木
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

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

自賈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禁鹽斂民錢言事者

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

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

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

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

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閩鹽鐵

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曠之甥也年少美姿容

得幸於曠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

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

平章事曠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

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
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
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
岳在曠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
腸不必長大曠欣然命控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
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帝之初
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呂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
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
如此它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
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
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

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上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且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爲比而命之國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立堅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立唐主幼子景邁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妬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

言景過雖幼而慧可以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
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唐主嘗夢
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
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
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
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辦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
之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
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
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
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
何暇及此俟焚草不化乃當奏請耳駕部郎中馮延巳

為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
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
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
鄙儒文章不如公詆誚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
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
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延
巳歙州人也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
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宣侍東宮司門
郎中判大理寺蕭徽表稱陳覺姦竊亂政唐主頗感悟
未及去會疽發背秘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
庚午疾亟太醫曹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

謂瑋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
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馬延己等
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
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
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
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
業辭之從曾孫也丙子始宣遺制烈祖末年卞急近臣
多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
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外選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烈祖
相吳禁壓良為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
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

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此必延己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為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臣以為延魯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二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得千餘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閔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鑄州延平鎮為鑄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永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永祐

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

牙參夏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

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

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己卯朔以中

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

侍中辛維翰為侍中 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祕

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尊皇后曰皇太后立

妃鍾氏為皇后唐主未聽政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

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唐主為人

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本建勳謂以

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

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
為大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唐主以齊
丘宗先朝勲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
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初唐主為齊王知
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對終以諒
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立之黨疾之坐封
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
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
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
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
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

書舍人勸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
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
後有立功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
樞密副使岑旣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卽是揚覺過惡擯
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濠州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

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左
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
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
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
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
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禔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

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朝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毅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毅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郭既而敗歸 五月毅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
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无節二也發民爲兵羈
旅愁怨三也揚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
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
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
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
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
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
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
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
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客思

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東宗

宴會新羅獻寶劔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俊曰此何所施俊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劔者曦命發從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矣排斥異

巴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
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于睦
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璠明州人文慶睦州
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祖意以天雄節度使兼
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逵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
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逵為副
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翼為南
昌王景逵景逵固辭不許景逵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
字曰退身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
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踰嶺趣虔
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遇賢眾十餘萬攻陷

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壘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匡浩公鐸之子也 八月乙卯唐主立

弟景邁爲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邁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

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奔州與其弟彝後等五人奔延州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

妃妃代北人也帝事太后太妃甚謹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

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

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
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
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
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
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
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
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
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
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
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

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
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
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

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詔執彝敏送夏
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

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
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
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
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太慶羣臣出帝與夫人
酣飲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太
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

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
中宮願預政事右兄王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
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漢主命韶
王弘雅致仕唐主遣洪州營平都虞候嚴恩將兵討
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錡為監軍錡用虔州人白
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
其徒大懼昌裕勸錡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奔
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戊子吳
越王弘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初高祖以馬三百
借平盧節度使揚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

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戊戌承祚稱母病
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
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壬寅遣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唐葬光文肅武孝

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

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揚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
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揚承祚為登州刺史以
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
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
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
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曰

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盡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

齊立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立既而陳覺被踈乃出齊立爲鎮海節度使齊立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立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其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

起東自海墻西距隴坻南踰江湖北抵幽薊原野山谷
城郭蘆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
嚴急至封碓磳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
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
可勝數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
以助國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
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
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
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錢
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義武節度使馬
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劾彼所為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
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
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槍都宮室園
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
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襍
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歛每遣使者
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
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
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
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
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爲兵惟

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
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
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
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
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
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
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
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
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
大怒它日恆請見辭以晝寢恆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
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

復見之。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乎整曦正色曰卿欲劾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劾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

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
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
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
乘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
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
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
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
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
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
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

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爾旣蒙恩宥監族荷
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唐以侍中
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
居詠爲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
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
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
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
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
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
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
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

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王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王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

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

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

節爲都盧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

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 帝

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

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

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殷鑄天德通寶

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教主延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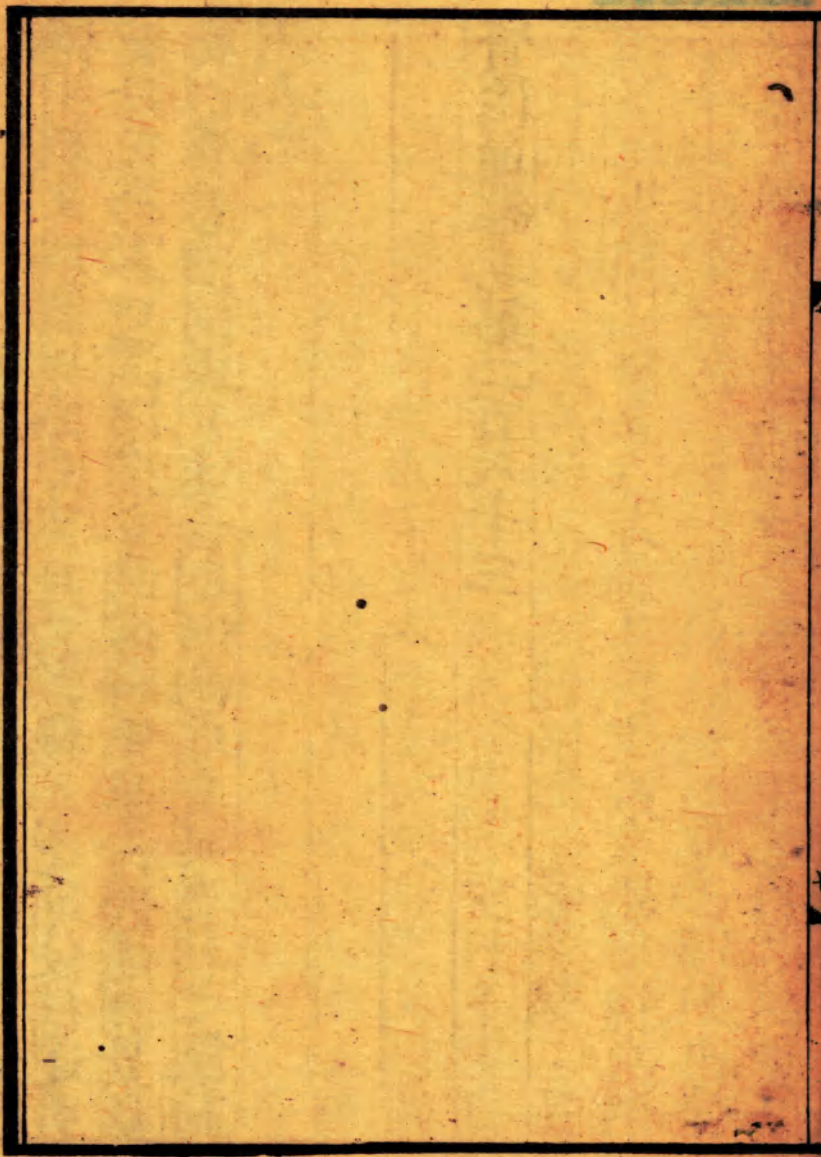
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

元吉爲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

絕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
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
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魏靈襄陳壽等奏擢靈襄爲驍驍將軍領國倉皇王負登封亭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晉紀五

起開運執徐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二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揚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

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
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
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
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
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
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
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
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
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
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
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

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
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
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
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帝居喪暮年
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
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
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
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階州義軍指揮使王

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爲鄉導以取階成甲子
蜀人攻階州 契丹僞奔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
以俟晉軍與相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
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上契丹設伏旬
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
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
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
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
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
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
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

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
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
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
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
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
王弘昌謁列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契丹
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
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
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
門使連重遇旣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
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

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閒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弑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辰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隆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

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揔六軍禮部尚書判
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
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遣統
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
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頰爲泉州刺史左軍使
程文緯爲漳州郡吏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積舉郡降之
丁亥詔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
丹恭州拔之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
卒 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 漢以
戶部侍郎陳倜同平章事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
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

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

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

皆父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
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
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官軍拔淄
州斬其刺史劉翰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
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
譬如使禪僧飛鷹耳癸卯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或謂帝曰陛下欲
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
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
廷差治滑州河決浸汴曹鄴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

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列碑紀其事中
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
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已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初高祖
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
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
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
州人也 甲子復置翰林學士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
慎儀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
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
郎宗城范質皆爲學士溫叟岳之子也 秋七月辛未

朔大赦改元 己丑以太子太傅劉煦爲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

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

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

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

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

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荅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

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

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

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孰議之

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

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
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
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
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踈但慎事
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
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
王之資也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
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
閩國事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 初吳濠
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
祖置定遠軍於濠州以崇俊爲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

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王陽爲不知其
意徙崇俊爲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
觀察使馳往代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 九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
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
州 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
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真指揮使桃林留從
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
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出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
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
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

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
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
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
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
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
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
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
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
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
程謨聞之立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
成皆延政之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踈遠獲

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

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

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

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

遠降翼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

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

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濬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

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

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

省使李廷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

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

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鏐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
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
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
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
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
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
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鏞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
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
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
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
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

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
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揚承勳
除汝州防禦使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
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
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
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
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
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槩
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
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
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大

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委弃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

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
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
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
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
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
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
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
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
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
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恠覘兵
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

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
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
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
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
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
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
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
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
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
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
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

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
邢州之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
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文紛紛人無固志五百弊卒
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
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
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
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
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
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
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
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

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
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更命武定曰天
威軍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
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
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閩之故臣共迎殷
王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
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
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
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王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
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

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請軍以攻北上劉
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
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
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
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
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
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師犬羊以殘
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
爲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
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
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

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

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
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
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
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令唐兵
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
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
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
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
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高祖
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
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途築

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二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

南樂之民以實之。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

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

以爲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

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

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

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

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

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朝兄弟

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

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

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
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
過膝眞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
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
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
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
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邠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
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
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
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
餘騎計來夕當至京遂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

戊午契丹至泰州已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
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
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
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
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
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
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
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
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
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
使可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

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
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
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
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
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
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
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
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
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
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
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

貞曰且曳隊往來平直前奮擊以勝爲度平守貞曰事
勢如此安可迴輊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
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
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
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旣下馬蒼黃
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鎗伏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
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
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
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
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令得水
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

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枝其酋長各數百唯
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
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己丑復以鄴都
爲天雄軍 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
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
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
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旣立巖明自判六
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
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
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
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弃

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國節度使杜威父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瞑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

疆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動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發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發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

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舊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

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
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
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
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
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
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
梁謂李穀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七
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
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
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
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

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
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
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
因毒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履兼翰林讀史表義舉高崇福宣稱國河郡開國食邑三百

實封壹戶 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晉紀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柔兆敷辟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

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

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

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

以織地衣用織玉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

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正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

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
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
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
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
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
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
營副招討使 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州事會之軍儲
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恒州欽祚舉
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爲
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置威信軍於
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

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栢州 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
林少良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翻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
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月癸
巳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宋太后殂 王延政至
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恩恭以謝建人以百
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
遂安 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因胡僧襪
羅言於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
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襪羅復言
之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
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

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羸者襍囉之言特建爲誇誕
耳實不敢與契丹爲敵仁遇還武更以它故爲解 乙
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
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
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爲人
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
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旣悔
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衆
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
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

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
出我於外是弃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
爲璠乃受命旣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
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
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旣誅奪仁俊官幽于東
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
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
釁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
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温其衢
州人也 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
元帥 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殷鵬爲給事中樞密

直學士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
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 初帝疾未平會正日樞密

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
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
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
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
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彥韜為樞
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
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
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
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楚湘

陰虜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於唐王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爲名唐王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爲大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王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王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

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更歷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爲諸帥之最帝利其富二月庚申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爲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

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
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
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羌胡怨怒皆叛競爲寇鈔拓跋
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
令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
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
戰使君安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
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王以從效爲泉州刺
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
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植爲蘄州刺史 定州
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

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
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
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
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
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
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
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
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
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
旣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
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究

鄆滄貝之間盜賊蜂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
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
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
入寇宜爲之備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
心市馬暮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入
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
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
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
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乙丑
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
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

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
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
陣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
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
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
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初唐人旣克建州欲

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
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
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
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
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七月河決揚劉

西入葦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有自幽州來者言
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
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洛州軍將趙
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更
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皆懇密朝
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
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鬪四十里斬其酋帥解
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
州 帝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
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成滑
州屬咸大執遣其部落還大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

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父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

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論救李崧
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戾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
不自安甲戌敕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誨自
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
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
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
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
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
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
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
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

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揚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
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
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
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糗
糧已盡拓跋彥超衆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
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
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
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
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
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
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

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揚武谷斬

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

鄧伸遣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慙慙此書有誅韓信

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李弘義

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

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

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

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

保善化門外城再重自為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

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屢以珍

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澶州臨黃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

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

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

已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

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

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

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

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

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

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澄私譏為李曰杜令國威貴為將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陣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

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
軍右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
使仍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
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
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
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
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
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
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
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
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

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
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
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
救福州先是募兵父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
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
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
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弘佐議
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
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
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
材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錙金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

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
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
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
弘佐乃止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
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
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
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
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
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
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
其婦女而還 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曾浦南潛入州

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
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
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
從效王建封倔强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
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
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
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
能久乎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
武強聞之將自翼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
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
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

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
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
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
蜀旄州刺史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
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
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
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新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
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
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
糧契丹以大丘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

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怙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比自弃車驚潰翰契丹王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子孟澤路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

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慄慄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

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
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
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
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擢兵坐觀吾輩困
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
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
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
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
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
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
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

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
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
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
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
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
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
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
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
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
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
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

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拒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祿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

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
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
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
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
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
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
自封立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
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携劍
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
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
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

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
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
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
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
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
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
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
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
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
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
翰死之何也崧有媿色彥澤偕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

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真恩
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
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
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棄之亦爭入富室
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
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
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王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
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胷領
彥澤素與閣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
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
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

上疏請殺太尉人李儔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儔曰舍人今日懼乎儔曰儔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儔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儔引滿而去旁若無人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

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異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諾詈言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

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揔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

冊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
在乃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
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
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滿堂書院藏書

勅編集

後漢紀一

起強圉協洽正月
盡四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
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
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
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没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
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
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

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鬻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諾詈以杖扑之勳命

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

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

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

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

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

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

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

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

每聞使至輒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

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

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
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
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
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
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發東京降開封府
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
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
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
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
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
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

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瑋之子也雄武
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
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
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
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
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
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
其衆屯陳橋會及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
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
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
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

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
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
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
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
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
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
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
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
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
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鄉留
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

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
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
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
官者秦繼旻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族
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眈一目爲人雄
健好施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
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
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
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
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
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

度擒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勵哭而去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元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五爲鎮寧節度使元欲姊婿潘聿然爲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侁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旣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

安 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
院使頗頹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
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
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
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
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
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渤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
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跽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
聞繼勳被鎖太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
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
平章事至洛陽詔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

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煦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空營辦時府庫空竭煦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

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書親加兒字。

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
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
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音繒名馬契丹主知知
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
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
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
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
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
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
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
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

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
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
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
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謀守
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荆
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
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王豆齊王景遂爲皇
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
弘冀爲燕王爲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
城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
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

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
延巳延魯姚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
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宐親近佞臣延巳以二
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
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
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
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
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
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
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
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偓載

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
爲恨唐主亦悔之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
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
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
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
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
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
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
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
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快

快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

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
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
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
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
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
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
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
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
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
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
以其將劉原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

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

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
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右妃拜契丹
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
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
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
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
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
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
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
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
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培斂

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
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淦陽賊帥梁暉有衆數
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
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
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英丹數百其
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
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
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
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
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
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

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
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文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昭
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空夜興兵弘佐曰善
命內牙指揮使儲溫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己卯斬之
釋錢仁俊之囚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
斬王暉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
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
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
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
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
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

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模翰攻暉不克
帝見矩甚喜曰子擊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
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
暉爲保義節度使戾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
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
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
舉鎮來降 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
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
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
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

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
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蜀主加
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

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而貪將士作亂攻
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推爲留後據西城
密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

吏自領州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

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
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王淑妃與

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
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統軍劉遂凝因淑

妃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疑為
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契丹
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
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劉煦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
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埧橋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
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
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
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

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

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戊子帝遣使

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高

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奔東城

來奔 壬辰高彥珣以丹州來降 蜀翰林承旨李昊

謂樞密使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

救秦州矣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

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

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

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

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
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
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
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
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
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已亥至白蝦浦海
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
之簣不得施馬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
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
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
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

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旣登岸大呼奮
擊延魯不能禦奔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
城中兵亦出來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
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
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奔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
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
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
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
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
萬餘人委奔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
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

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久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

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度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

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
府安撫使錢弘侬爲丞相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
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

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棄城

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

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

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

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鬻

骸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

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

據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

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威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功焉 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為

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

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丙

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

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代

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

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帝聞

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謙萬進

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

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靈州都虞候

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

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

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
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
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
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
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
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
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
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
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
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
奔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

遣子師朗自許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
會君美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奔城許州太乃入府
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
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
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
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
殺蕭翰遣高謨翰接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
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
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
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
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辛

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數曰我
有三失宐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
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唐主
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壬申詔赦諸將議斬
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魯魏岑
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魯延魯岑覺四人而已
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遂
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
魯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
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
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

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
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
岑一言唐王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
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
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曾籍徐鉉史館
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爲
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
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
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弟少保兼魏
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復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
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乙亥鳳州防

禦使石奉頽舉州降蜀奉頽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
臨城得疾及變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
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
晉人謂之帝羝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
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
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
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
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
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
將同兀欲街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
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律太后不

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壁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殺契丹刺史，馮延壽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晉之甥也。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尔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因

請趙延壽宋行此禮及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